

岳飞与“池宣诗路”

● 纪永贵

岳飞(公元1103—1142年)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,传统评书《岳飞传》更是深得百姓的喜爱。岳飞率军征战南北,经过很多地方,长江南岸的池州就是他到达江西、湖南的必经之路。他在皖南的行军路线,其实是一条诗路,即皖南“池宣诗路”,是与“皖江诗路”平行的一条诗路。这条诗路有无数文人和官员走过,并留下浩瀚的诗篇。岳飞作为一名带兵打仗的“武神”,沿着“池宣诗路”书写他人生诗章,却是自古及今极为罕见的文武交融的奇异风景。

池宣诗路

皖南地区以山地为主,两条明显的东西向山脊,将明清时代的皖南四府(太平府、宁国府、池州府、徽州府)一州(广德州)分隔成南北两条东西向的低洼走廊:池宣走廊和徽宣走廊。由长江向南,中间横亘着陵阳山、九华山、黄山、牯牛降等高山岭,岭北是太平府与池州府,岭东南是宁国府(宣州)和广德州,岭南是徽州府。在宣城东南山岭间,有一条蜿蜒的走廊,可以从湖州进入广德市。往西经过宣城、南陵、青阳,直达池州府所在地。再往西,穿过山间便道和沿江滩涂,可建德县(今为池州市东至县)到达江西饶州和鄱阳。

这一路上设有很多驿站。早在唐宋时期,池州境内的驿站就有杨梅馆、紫岩驿、清溪馆、青阳馆等,这一路上山水相映、风景如画,唐代诗人笔下多有吟咏。唐代诗人谈戴、刘长卿、窦叔向、武元衡、白居易都曾走过这条路。刘长卿到浙西去,从饶州出发,在建德县遇到一位洛阳老乡,经过贵池清溪馆时有诗《北归次秋浦界清溪馆》。贞元十五年(公元799年),白居易在宣城投靠他的叔父,由宣城刺史推荐,通过乡试。然后,他去江西饶州浮梁县他的大哥白幼文处,“负米”回洛阳养母,再去长安参加会试。回程时,在今贵池唐田镇住了一宿,写有诗《冬至宿杨梅馆》和《伤远行赋》,然后再经宣城,借道扬州回洛阳。刘长卿、白居易从饶州到宣城,都没有经过徽州,而是借道“池州—宣州”的官道,就因为这一路上道路相对平坦,很少有高山阻挡。

李白来到皖南,在这条诗路上漫游了很多个来回,在宣城留下62首诗,在池州(含铜陵)也留下62首诗。晚唐时期,杜牧来做池州刺史,就有《南陵道中》等几十首诗。北宋韦骧有宿杨梅驿、紫岩驿等诗,李纲也有宿紫岩驿的诗。如今的318国道,就是借“池州—宣州”这条古道顺势而建。

其实,这条诗路上不知走过多少诗人,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诗篇。在无数文人斯文而疲惫的脚步声中,我们听到一组铿锵有力的健步行军声,那就是岳飞率领的部队多

次飞奔在这条“池宣诗路”之上,高亢的行军声中,传出岳飞“特特寻芳”的吟咏之声。

诗路行军

在戎马奔波的短暂一生中,岳飞至少有三次率军经过池州。《光绪贵池县志》卷十二:“绍兴中,飞常自临安至鄱阳、江州、鄂州、庐州,必取道池州。”岳飞经过池州时,“所过肃然,民不知军旅之往来”。

岳飞第一次经过池州是为了平定江西李成的叛乱,这一年他29岁。宋高宗命张俊率军去讨贼,但张俊害怕自己完不成任务,便提议让当时风头正健的岳飞一道去。这时,岳飞刚刚追击金人过江不久,屯兵于江阴。接到命令的时间是绍兴元年(公元1131年)正月。岳飞在诏书下达之后的十天左右从江阴出发,二月底已经到达江西鄱阳,途中行军用时近一个月左右。走的应该就是经过宣州和池州的陆路官道。

岳飞的部队经过广德、宣城、池州之后到达祁门,他在祁门东松寺的墙壁上题有《题东松寺壁》:“余自江阴军提兵起发,前赴饶郡……俟他日殄灭盗贼,凯旋回归,复得至此,即当聊结善缘,以慰庵僧。绍兴改元仲春十有四日,河朔岳飞题。”岳飞到达祁门时,已是二月(仲春)十四日,可见在路上已行军近二十天。行军途中,他想到的是功成身退之后的归隐。一百多年后,宋末元初的著名诗人、歙县人方回借宿祁门东松寺,题诗《宿东松寺》,其序曰:“祁门西三十五里,岳武穆旧有绍兴留题,众因祠之,今壁坏矣。予三十年前犹见之也。”

岳飞第二次经过池州,时在绍兴四年,当时岳飞驻军湖北鄂州。十一月,金人侵犯淮河,围攻庐州。高宗皇帝亲自赐御礼给岳飞,要求他

提兵东下抵抗金兵。岳飞奉诏,出师池州,先遣大将牛皋从池州渡江北上。十二月,自提精兵到合肥与牛皋会师,大败金军。

这次行军仍然走陆路,从江西经建德县入境贵池。解庐州之围后,岳飞的部队南下驻扎在池州达四个月之久。这期间,岳飞在池州读到朝廷送来的“朝报”,上面载录了他的下属刘康年私下瞒着岳飞,为他向朝廷请功之事,这让岳飞“不胜惊骇”,便对刘康年进行了严厉的惩罚。他在池州连续写了两道诚恳谢罪的奏章,还特意于绍兴五年正月,亲赴临安面见皇帝认罪。岳飞从池州赴临安,必经宣州、广德一线。

第三次是绍兴五年四月,岳飞受命去潭州平叛。这次从池州移军湖南潭州,仍然是从池州官道陆路西行而去。岳飞这四个月驻扎在池州城南齐山的翠微寨,而这里正是位于“池宣诗路”之上,也即今318国道边。

诗路歌吟

岳飞是文武双全的绝代之才,文章、诗词、书法都达到了一流水准。他被冤杀之后,他的文章散失严重。岳飞第三子岳霖的儿子岳珂编有《金陀粹编》一书,全面搜录了岳飞的遗文,但诗词不多。后来,明代有多人搜集整理过岳飞的诗文集。至今有二十多首题词与诗词录于岳飞名下,有些作品还存在争议。这些有限的诗词体现出岳飞的高尚情操和非凡才艺。

岳飞于行军之余,在各地的庙宇亭台多有登临,喜题词、题诗以纪念。建炎四年,他在广德市有《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》。绍兴元年二月,他率军经过宣州、池州去饶州,后在庐山、洪州、赣州、永州、吉安等地,一路均有歌吟,这些诗作都是他在“池宣诗路”上东来西去行

军途中的一路吟咏之作。

岳飞在池州留下了两千首名篇。第一首是《池州翠微亭》:“经年尘土满征衣,特特寻芳上翠微。好水好山看不足,马蹄催趁月明归。”一般认为此诗作于绍兴五年他屯兵于池州之际。其实,这首诗也可能写于绍兴二年二月他初次经过池州之时。岳飞在登临齐山之后,天色已暗,而且天刚黑时,月亮已经升起来了,他乘着月色下山。天黑时月亮已升起的情况,一般出现在一个月的初七、初八左右,而他在祁门的题词落款为:“绍兴改元仲春十有四日。”这可以说明,绍兴元年二月岳飞经过池州城时在初七、初八日,到达祁门已是二月十四日,这个时间的间隔符合行军的速度。这首诗是岳飞将军情与诗情融合得最完美的诗篇,是他的代表作。近千年之后,我们仍然能从中读出这位“南宋最硬汉子”的内心对山水的依恋深情。

岳飞还有一首诗《池州翠光亭》:“爱此倚栏干,谁同寓目闲。轻阴弄晴日,秀色隐空山。岛屿蒹葭秀,征帆杳霭间。予虽江上老,心羨白云还。”翠光亭在池州池口镇。诗人在池口翠光亭上,看江上风景,烟雾朦胧,想想自己战衣未脱,又一次特意表达了自己“心羨白云还”的功成身退之志。岳飞在多篇诗词里都表达了自己功成身退、隐居江湖之心愿,对自己的将来有很多诗意的安排。但可惜的是,当权者自毁长城,冤杀忠良,令岳飞恢复之志功败垂成,酿成千古遗憾,也让他错过了回归山水的余生。而岳飞在池州的两首诗,正是他经历皖南“池宣诗路”的历史见证。

而今,因为高铁与高速公路需走捷径,穿山越岭,过河架桥,古老的“池宣诗路”已经不再是皖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。但这一条路奇异的自然风景与诗性历史,造就了一条精美的旅游线路。



岳飞雕像(资料图)

老屋

● 王进

许是江南烟雨浸泡得太久,我记忆中的老屋总有一份湿漉漉的感觉。

无数次午夜梦回,青砖黛瓦的老屋清晰如初,房前屋后的布局和每一件家具都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:这是我进进出出的厅堂,那是飘着母亲饭香的厨房;这里盛满了姐妹们青春的笑语,那里贮藏着小可爱的童声稚语;这里有疏影横斜的紫薇绽放,那里有野趣横生的篁竹萧萧。还有梁间燕子的呢喃、跳脱的鸡群争食、呆萌的鸭儿凫水、四处拱食的小猪将院落折腾得热闹非凡……如今,一切都走远了、消逝了,那些如水一样寂寞的时光被雨季的风一页一页掀起,将我濡湿的目光拉得细碎绵长……

老屋坐落在村庄的中心,屋前有一块较大的空场,与一条土路无缝对接。土路外是一条窄窄的沟渠,沿着沟渠,父亲栽了几棵梧桐,土肥水足,没几年,已是“蓬蓬如偃盖”。渠外就是生产队队屋及稻禾,也是“村庄新闻发布会”的不二场所。屋后篁竹萧萧、林木葱茏,再往后就是草木丛生的湿地草场,以及鹤鸣长空、芦花飞白的升金湖。

老屋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,青砖黛瓦,飞檐翘角,高门阔窗,台阶层叠,家具摆放整洁有序,配上几片锃亮的玻璃瓦,显得井井有条,分外亮堂,吸引了不少乡邻艳羡的目光。父亲一边在目光里享受,一边手忙脚乱为乡邻递茶敬烟。

白天,屋顶阳光透过亮瓦射进屋内,粉尘飘飘的光柱有规律地游走;还有几束阳光从大门、窗户明亮地灌进屋里,衬得堂屋似一面舞台,光束聚焦在黄土夯实的地面上,粗桌矮凳上,黑白电视上,幕白墙壁上,贴画上,相框上,让一切都活泛起来。老屋似乎有了不一样的神采。

每当东风吹来的时候,姐姐种植的迎春花、桃花、紫薇、美人蕉等在屋角次第绽放,花红柳绿,鸟语花香,明媚的阳光下,燕子飞进飞出,快乐地在横梁上鸣叫筑窝,老屋显得淳朴、祥和、意气风发。

夏日黄昏,收工较早的父亲,总是以最舒适的姿势坐在屋前小矮凳上,或躺在摇椅上看书,享受属于他的闲暇时光。许是书中的故事太有趣,父亲时而微笑,时而颌首,时而念念有词,那投入的神态令人神往。有时我和妹妹作业完成得早,就围在父亲身旁,听他讲“伍子胥过昭关”“岳飞抗金”“杨家将”之类的故事。轻柔的晚风吹动着门楣上姐姐挂的风铃,发出“叮叮铃铃”的悦耳之声。老狗阿黄安静地蜷伏在父亲脚旁,不时摇摇尾巴,抬头看看父亲,又看看茫茫渐暗的天空,不时有几只夜归的鸟儿惹来阿黄的“汪汪”声。除此之外,风很柔,月上柳梢头,洗澡花开得任性而风流。

母亲照例在烟火燎的厨房里忙碌,时不时地用浅蓝色围裙擦拭着额上的汗珠。几个姐姐轮流给母亲打下手,食物的香味勾得我直咽口水。灶台下,红红的柴火把姐姐青葱的容颜映衬得格外明艳动人。烟火厨房,一粥一饭,老屋里的旧时光在温情地荡漾。

晚饭后,夜色渐浓,老屋就显得黑黢黢的,敞开的大门似黑漆漆的洞口。

我们或坐或躺在门前的凉床上乘凉,母亲摇着羽扇为我们驱赶蚊虫。听父亲讲会儿故事,母亲唠些家长里短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,什么时候回到床上,是一点也不知道了。

无数个秋凉的夜晚,瓦灯泡发出橘黄暗淡的光,母亲做着仿佛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,搓麻绳、纳鞋底、缝纽扣、改衣裳。在我们的成长路上,老屋见证了地用无数个不眠之夜为我们驱走了寒冷,带来了温暖、体面和爱。门外月色如水,树影婆娑。纺织娘“轧织、轧织”的声音拨动着夜的丝弦,如落叶沙沙,静谧舒缓,如山泉淙淙,清幽明亮。难道它们也在辛勤地为黎明织一件五彩霓裳吗?

冬天,屋外寒风凛冽,屋内却温暖如春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,吃着粗茶淡饭,谈些乡村趣事。饭后,母亲搬来针线筐,教姐姐们放鞋样、纳鞋底,我和妹妹做好作业,就沉浸在《上海滩》《霍元甲》等电视剧里,或陶醉在《烈火金刚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书里。然后躺在母亲浆洗一新的被褥内,感受着温软的稻草带来的阳光的气息,酣然入睡,睡梦中老屋是永远不变的背景。

人食五谷,哪能不生疾;屋经风雨,怎会不受伤。尤其是雨季,多愁善感的老天哭哭啼啼,泪点低的老屋也簌簌泪下。当一屋的盆盆罐罐都盛不下老屋的忧伤时,父亲就会同几个乡邻给老屋疗伤。风雨无情,要不了几年,老屋会再次受伤,父亲会再次诊治……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,最终父亲随同老屋一起在岁月的风雨中渐渐老去。

似水流年,老屋恋恋不舍地目送着花一样的姐妹们似羽翼已丰的鸟儿,一个个从窝里飞出,又装扮一新地见证我迎来了美丽的新娘,记录了我的小可爱的出生、成长。平日里,老屋只剩下年事渐高的父母,空荡荡的,一声叹息都会无限循环。但母亲在世的日子,每逢周末、年节还是很热闹的,出嫁的姐姐们也大多带着外甥、外甥女们回家,孩子们捉迷藏、过家家的欢笑声一次又一次挤走了老屋的落寞忧伤。

女儿两周岁生日前几天,母亲永远离开了老屋。又过三年,我们也彻底搬出,一把锁锁住了老屋的前世今生,不再有炊烟,不再有鸡鸣,不再有一家人的欢声笑语,水一样的寂寞湮没了老屋几十年的岁月光阴。

《黄帝内经》有云:“人因宅而立,宅因人得存,人宅相扶,感通天地。”没有了家人的住居,老屋最终还是败给了岁月风雨。见到老屋坍塌的那一刻,我们的心空空的,感觉灵魂无所归依。年近八旬的父亲巴巴地盯着老屋,呆立很久,继而眼泪缓缓流出,哽咽着,说屋在,母亲就一直在,屋没啦,你们的母亲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们劝说着父亲,可涨潮一般的伤痛终究还是冲毁了心中最后的堡垒……

曾经的辉煌与荣光,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殆尽。每一块砖,每一片瓦都印刻着往昔的故事,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沧桑。

岁月早已泛黄,而记忆中的老屋却依然苍翠如初。每次午夜梦回,我总身在那片熟悉的土地,那间盛放着温暖与爱的老屋。

池州小记

● 余何浩

转眼间,我离开家乡,来到池州这座皖南小城已经数月有余了。陌生的城市,有着不一样的生活环境。每每与人交谈时,听着对方说出的方言,我都会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与好奇。

走出家门,不远处便是一所小学,每天早晨学校附近如同菜市场一般热闹,三五成群的小学生在路上攀谈着,有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快速走向校门,匆匆嘱咐几句后便转身上班去了;更多的则是陪着孩子或在马路边,或在早餐店里吃着早餐。那天早上我在路边见到一位小朋友,看岁数大概刚上一年级,稚嫩的脸庞仿佛还并不适应新的学习生活。他用双手捧着两个刚刚蒸好的包子,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焦急地看着对面的校门,脸上写满了不开心。他的父亲站在旁边,左手拎着书包,右手拿着已经插好吸管的牛奶,不时地叮嘱孩子吃慢点,不着急。小朋友每吃几口,吸管便准时出现在嘴边,两人默契地配合着,直到完成吃早餐这个必不可少的事务。最后小朋友接过书包,一步三回头向校门走去,而他的父亲则一直站在那儿目视着,直到孩子走进校门。

这一幕场景在每天早晨发生,虽然平凡,但让我感慨良多。这些温馨的场景如同白驹过隙般瞬间消逝,等到回味过来时却再难回音。记得我刚上学时,由于学校离家远,父亲总

是早早地起来准备早饭,让我多睡一会。每次送到学校门口,他总会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真听课,要好好学习,并让我把想吃的菜告诉他。当时,我觉得父亲啰嗦、麻烦,每次背好书包答应一声,便冲向校门,殊不知父亲一直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目送我,直到我在人群中消失后,他才转身离去。

如今,我已经结束了十几年的求学之路,同时也开启了在异地的工作生涯。这所学校,对于那个小朋友来说是新的开始;池州这座城市,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开端……朱自清的《背影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“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,回过头看见我,说:‘进去吧,里边没人。’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,再找不着了,我便进来坐下,我的眼泪又来了。”是啊,现在的我离开了家乡,也离开了父母,后面的路只能一个人走去了。

目睹着一个又一个小朋友从我身边走过,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不过那种被父母宠爱的幸福、同学嬉闹时的开心、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学校的所见所闻的时光都已离我远去。

夏天是成长的季节,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季节。相信在池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,我会交出一份走出校门后的合格答卷。

诗意大暑

● 秀健

“天无寒暑无时令,人不寒凉不世情。”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,大暑之大者,乃炎热之极也。全国三大“火炉”:南京、武汉、重庆,此时炉火正旺。然全国暑热之冠当属新疆的“火焰山”吐鲁番,有人这样描述:试将面粉贴砖壁,少顷烙熟烈日畏。

记忆里的大暑时节,日头好似带着毒气的蛇信子,舔在人脸上,人脸就会起皮发红,火辣辣地痛。曾经放荡不羁的风也被太阳晒得晕头转向,气息奄奄。村子里,树林中,田野里,到处翻滚着白花花的热浪,空气仿佛已经凝滞,一根火柴就可将其点燃。路上鲜见行人,偶尔有几声蝉鸣,迎着太阳,顶着近40度的高温,一声声地呼唤着大暑。

大暑,正值农历六月,六月为“荷月”,此时也是赏荷的最佳时节。而我所在的北方,这几天,茉莉花却更加精神了起来,花朵儿愈来愈大,花香愈来愈浓。植物最能养精神和养心,天气愈热,它们却更加精神抖

擞,你也总能从它们身上获得诸多灵感与启迪。

大暑就这样来了!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一说起大暑,大家都有些畏惧,但大暑也有一幅漂亮的画卷。

天空中飘着细雨,池塘里的假山上有一只青蛙在独唱,雷雨声在为它伴奏。青蛙一边歌唱,一边东张西望的。荷花在水中舞蹈,雨滴落在荷叶上,荷叶愈加碧绿了。荷叶映衬着荷花,荷花分外娇艳。邻家的墙上贴上了一层绿壁纸,上面还镶嵌了许多小碎钻,怎么那么美呢?走近一看,原来是满墙的爬墙虎和蔷薇,乳白色的、红色的、鹅黄色的、粉色的,一丛丛一簇簇依偎在一起,让人看见就觉得一阵清凉。粉色的花散落在叶间,演绎着夏天的童话,温馨而浪漫。

对于大暑的节气特点,觉得还是东汉刘熙的《释名》解释准确,“暑是煮,火气在下,骄阳在上,熏蒸其中为湿热,人如在蒸笼之中”。大暑节气,热是主题,气温

居高不下,刚好适合居于室内修身养性。盛夏,蝉鸣不止,阳光焦灼,人总是会心生焦虑。这时,宜静坐,让心回归平静。

大暑在六月,在伏天,天热之极,热得糟糕。无时无刻,人身上都黏糊糊的,滚烫的暑天,一刻都不让人清爽停停。

心静自然凉。白居易《消暑》诗说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”古时,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唯有绿树清风。把屋里屋外整理得干净简洁,静坐树荫下,心静身安,凉风自在心中轻拂。抑或“时暑不出门,亦无宾客至”“朝景枕簟清,乘凉一觉睡。”懒懒地,闲闲地,躲在屋里睡懒觉,也是极好的。

赏荷纳凉,最是别有情趣。南朝诗人徐勉在《晚夏》中写道:“夏景厌房枕,促席玩花丛。荷阴斜合翠,莲影对分红。此时避炎热,清樽独未空。”夏夜纳凉,杯到莲池旁,赏水中芙蓉,独酌几杯小酒,清爽惬意之

极!杨万里亦有同感,他的《暮热游荷池上》曰:“细草摇头忽报依,披襟拦得一西风。荷花入暮犹愁热,低面深藏碧伞中。”描述了炎夏夜在荷花池畔纳凉的快乐,意趣盎然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让人赏心悦目,心旷神怡。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让人神清气爽,不由自主地萌生回归乡野的念想。

诚然,不是每个人的大暑都能过得自在闲适,诗人司马光看起来就颇有愁绪。“老柳螭蝮,荒庭熠熠流。人情正苦暑,物怎已惊秋。月净濯寒水,风前梳白头。如何夜半客,束带谒公侯。”明明正是苦夏,却一下子感受到了秋凉,字里行间,感慨时光流逝,岁月易老。

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。大暑时节,给我们又一轮季节的感受,田野生长着希望,阡陌间花红绿染,美丽家园如诗如画,金蝉弹琴蝴蝶舞,蝈蝈也在低吟浅唱,纺花虫的织布机夜半开启。

秋即将分娩,夜不再寂寞。

文化中国行

——历史名人在池州